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吾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下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恠而亦不知其為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夫惟無恠是以恠夫惟恠是以無恠是恠之名也以天下無恠而有無恠者非無恠也以天下盡恠而無以天下之恠無而知天下之恠深矣且天下之恠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恠而不以為恠之始未必不謂其恠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之則駭且笑以為恠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駭且笑以為恠而不知昔以為恠者今不以為恠今之恠乃昔之不恠者乎此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于後世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為恠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下必以管蔡為恠夫天下之所以恠夫四凶管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恠也以其不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則後世之不



命何蔚先生集卷之七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  
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  
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  
不以胡人為怪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怪後世不  
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也漢矣是以天  
下之怪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  
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  
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曄又集七十餘印  
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  
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  
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  
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  
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  
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損頗為博古秦漢魏晉  
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  
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縷戾不可辨識至此  
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  
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歎人吳考  
妣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娑羅葉變分舍  
利於金壘寶化于是西淪瓶水由之東注三千  
大千之思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願鹿苑以何殊  
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都之妙域也日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古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拔喧濁  
以斯妙域永籍閒安爾其劫代延長風烟頓撼  
松掠沓脆皆成白蠹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為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薦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膝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壤有類  
為山佇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齊運  
遊智刃于栴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慙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

了義異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龍知之竊既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比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  
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  
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舊  
莛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  
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雕悍狡猾冒死徼  
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  
淮齊之師發荆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  
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  
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  
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  
夕而寇輒殺掠垆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  
未有去志新冠復來黨與日衆亡有寧息之時  
而統帥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 階下  
赫然欲誅之意上遺 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  
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  
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陞  
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舍血被肉



命何康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泯泯轉死滿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弗願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達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况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敕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况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消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曾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如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凱勞絕其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  
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強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威遠夷則自然懾懼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古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崑  
山自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亮威孤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  
乏人揀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  
之地非待召募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  
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孰計東南州縣宜稍益  
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足相  
揀援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  
效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令兩軍既



俞仲崇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接足不及旋目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  
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  
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  
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  
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  
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  
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  
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  
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材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  
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  
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齟齬相次  
已迤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  
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  
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材技異常如兵法  
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



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  
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操舟善鬪者多漳州泉州  
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巖有海滄月  
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  
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  
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谿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常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劄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劄  
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十二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海都鄙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候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號膠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騷動不異怕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卒遣  
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卒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村  
拔梟俊者使之訓練如毒弩長鎗鈎刀標牌之  
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銘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命仲康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懿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  
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  
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  
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  
縱橫取路罕辯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画  
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  
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  
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  
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  
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洩水為徑後世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  
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  
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  
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  
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  
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湮法宜盡決堰壩  
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  
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  
閘既脩苟非厚築圩岍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岍低田與水湯漉此築圩累岍之法尤  
為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  
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  
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潦清之夫是  
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  
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  
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  
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  
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重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榮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業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違所仰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  
前同縣生願咸和王重鼎皆傳諭深仁特賜存  
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  
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內入



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答民望天下豪  
偉強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某  
困躓沉幽為日滋久而含氣劣弱受性庸疎徒  
抱慚惶虛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  
公橫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魂搖是以仰德之  
餘寤寐難解兼多痼疾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  
旨弥隔輒因敬純啣恩再徃謹力疾牽綴五言  
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  
輕冒威重伏帑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銅梁張公啓

某性狹才卑年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  
惓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為愆大人含弘猥  
體逮下既以恩浹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躡  
塵之中謬獲烟霞之獎榮踰羔雁愧溢立園辭  
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  
款良切糾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中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治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聲實弘長擣藻揆天深仁被物揚沉發滯卓古  
超今省忖虛庸日尋痾疹矧乏丘園之美猥加  
羔雁之儀挹渥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亦  
何階謹撰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  
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彈儻定以一言當永  
為模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源而蔭玄景  
也冒干威重弥切兢惶謹啓

荅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刺鄙文及惠貺前後重

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才復  
謏拙認於時趣徃徃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  
接面者以此世益踈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  
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寢遠澹貧賤積漸使然而  
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反復類古僕  
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啻  
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  
下幸致非譽而遠抱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  
文卓絕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無



有焉是余之文將由足下不朽矣然亦寧無累  
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才猷  
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  
常之勲使余嶷石之老能聞而心醉之雖遠為  
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  
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  
譏彈也一笑

荅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衰病日至切省疵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况一時勢分之  
懸絕而推誠下逮弥久益篤即以筆札之微庸  
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貶頻仍每用慚惕  
不遑致感某亦不敢自感以為已長惟明公清  
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內厚而欲去時之僂佞  
諛佞之習姑與褊質踈櫟忤俗之倫為方外之  
交以暫遣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允文之課眷  
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推之於  
人必不欲止於一己之知己也與善而不求脩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其何幸  
而遭大賢之謬睽如此恨不能擔簦千里函挹  
光儀以展至欵信還聊附狀申候仰冀台慈俯  
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文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  
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隸書飛白入妙小  
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覈甚精不為無  
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

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模刻可榻之

荅王元美

陶貞白傳緣疾動未便得書蒙示河南哀冊題  
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叅駁謂非褚文是好博  
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為人  
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  
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榻竟  
不能得今聞索靖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為  
蕭書須取刺本校之所鑿唐文皇及第進士咸



俞允彥先生集卷之七十五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悖其言也蔡米蘇黃諸帖輒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深意求之固自險拔而乖處甚多且其性顛狂枕藉糟麪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舍弘胡能斯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拔它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壤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觀踰涯實傾羣聽復承垂眷欲因元美園亭招侍清宴某不敢依違遇陋輒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益復脫略矧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廢龍丘之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頭風竊發感頰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遂辭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即孔璋之檄將復奚為抑曹公之多釁而不能



俞何原先生集卷之七  
不錯愕於檄詞明公之慈煦祥和使疾勢舒緩  
而難渙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翰教  
副以腆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跼蹐  
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差申復特希台慈俯賜  
鑒宥某無任敬悚感輯之至不宣

上郡太守范公書

昨奉干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為詩賦皆鄙拙闕  
于大道竊以為持此以往雖竭情披素當益自  
折減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深仁遽浹傾注踰涯

揣分奚堪實出非望當時髦俊之士欽仰風旨  
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為明公  
之于允文殆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  
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舉眾人之中施恩不報  
之地乃為至耳今允文誠以為死灰不復然矣  
鍛翮不再奮矣而明公愍其荒沉不可變化反  
覆敦諭曲加獎誡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  
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  
義方志廉行潔躬高明以持已不委順以隨人



覈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亦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斃枯飲濁全集原野遊不出乎壇域歸必羈乎阜棧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胷脇管青相臄眇陳悲相肢脚秦乐相前贊君相後

而徵表風生矣然而猶以形容勦骨也伯樂九方歎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為千里之馬矣是知馬雖不遇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歎則雖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雖不必賢于人人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冒賢之實斯不已幸乎夫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能持于延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為終身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分已委棄草野兼  
復疾疾彌曠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丞挹宏  
論罄陳微悃茲承寵命存臨而旌旆又當遠控  
南服雲霄日迫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  
謹撰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遺  
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錄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  
書兼蒙惠詩省足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瘡寒

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內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  
乃遠見近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  
以失鑿于僕若此豈足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  
真若負澁刺于背足下可為僕謝之頃自寇亂  
早曠荐加天地焦涸白骨募野萬姓惶惶靡有  
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間雖欲冀善餘  
齒其可得乎若 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  
弱操之子終不能甘殉溝瀆雖有漢水方城其  
無土崩魚爛哉恭惟 巖君勛實日茂寵矜彌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十三  
萬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必  
能弘濟艱厄不朽之烈矣在南征北伐乎萬賤  
之直不如一貴之曲况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  
焉不恚

答吳國倫書

某頓首白頃王參軍還忽辱賜書且怍且愕不  
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  
聞之益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  
間嘗為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希近觀徃徃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稀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閭久矣  
元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  
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含弘才情卓  
犖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  
抗論便足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茨之微定交千  
里之外若數接顏慤懃最故者縱風義所昵有  
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  
食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  
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俞何巖先生集卷之七  
若元美信斯人之儔也而後邇時或過之其他  
苟有牽率終未稱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  
僕今痿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繫心靡所  
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為陋  
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乏源奈何聊徃雜詩數首  
以復來諭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  
抱義閑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  
之瞻望既遐彌勤企想

答陸光祿書

昨蒙謬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發  
蒙而實非淺契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古非時  
身自癘痼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薦每  
若履歲崔之絕崖臨廣野之無垠而狹中弱操  
顧盱周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立  
言之白庶幾接武往躅而才與願違日得日喪  
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廼謂其粗有  
知識至今以所著文就加校戡承命反側日夕



命仲蔚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研求冀獲曠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  
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  
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博引  
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  
刑法志卒反傳忠寔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平  
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直羸而挫頑佞歌  
詩取恬淡冥寂為高徃徃出於無心而其趣已  
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慈雅篤厚之誠大  
抵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剝剝盡  
於詞而已夫大地叢春萬物迫遽有不得不然  
者豈宜淺弊者咕咕搖舌妄於稱言哉古之子  
雲在後世之相知耳今李緒瑣瑣誠奚足云謹  
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  
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獲仰覲光貌兼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  
掖私心荷遽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  
履謙冲道緹苞舍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



命何原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淡泊以持神推德匿瑕陶鑿庶品於時飛文吐  
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問  
意其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  
瞻仰重輿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捐放於教  
外含憾而勤卑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  
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  
大駟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暴也而學于墨  
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戮辱  
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  
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憾勤卑外違盛教之  
益內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闔晦暖排摧禮俗之  
謂乎綜量攷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  
是以私曲煩縕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  
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  
陳寫以自解達其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  
高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  
功其居也澗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



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躐  
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翱翔魏闕之上  
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  
鏤鼎彛光輝灼而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  
光盤桓壤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  
矯抗以為危不冒詬以逞願而志乎德行不嚙  
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于委巷善止于  
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  
於分之宜泊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藉貽誨於來世羣躡既遠而曠然  
獨峙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  
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  
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巖棲於  
是二者而咸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弥年耽精  
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慙奇兮未窮旨的徒  
懷伎養終媿前英縱或志慮開拔遣詞過人滅  
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而知其  
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



士因時裸入而衣出者病不能變裸人之俗錦  
衣而吹笙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籟雖  
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等之得  
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趨者雖勞  
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  
况復疾疫弥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  
勇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蹙危昏  
塞瞤然為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  
且某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兩目失明隨聲

辯人動止無據投足向路怕若避柱更步生途  
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  
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  
用殄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  
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招穢於塵形  
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  
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  
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也計莫有悖于此者  
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



儻辱覽觀而甄裁之則是鳥語蓮伯翳而綜聲  
牛鳴逢葛盧而辯音荆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  
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踰輪山子之駿一遇寒風  
贊君之後即有以見微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  
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  
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頓首熙甫足下承示所叙為張烈婦事文妙  
理直能詳極其鴻烈義行讀之驚惋無已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為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為賢也語  
淫溷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為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焉自今以往天下之為善為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縞黜於瞽奏英韶於聾者豈若數



彛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其利害如今日哉然  
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四海之  
內八殯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靜  
瞽歟彛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如今日而已耶  
語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  
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符古  
之瑰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願頷憤  
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廟滅者必有待於  
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達

也而獨能大揚推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  
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  
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揆麗於千  
春今且下之義能使庶女之寃一旦如刺重淵  
揭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躋與如必  
欲僕有所撰述以昭此方之人用以為榮恐薄  
德徒勤翰墨不足以恢作者之軌為眾所信傳  
示來世也茲具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徃信

與李于麟書



俞何蔡先生集卷之七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  
相存許為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  
足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陳  
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  
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  
言可比念不獲即与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為  
歎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盛年息  
心開廓止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傳真  
可謂風疎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曩  
容薄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  
長同世而姓字康康苟風期所親亦奚在于數  
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  
篇以當面覲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嘗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垂篤也子與  
太守按部過辱枉賁衡闈間誦足下所貽新詩  
清白遠調冷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逸情不可  
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處尋往索之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追躅  
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係  
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邁絕俗之思蓋與世既  
遠不從蹀躞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  
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入閩云必  
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覲無期不勝企戀

荅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日決旬矣中得足下  
函書兼蒙厚貺番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滿此痾苦耳僕前時奉書亦緣火  
氣燥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醜籍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羊而長譽日至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闊達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大  
夫之遺躅誠鄙人所引領第自拘迫真若置鞫



命何窮先生集卷之七  
域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跌跌取  
路千里邪特想足下寸心周馳飄飄比之懸旌  
耳明善春時已決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一  
吐也人生最耆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此  
若更役役非心所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以  
此相短故偵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遲還書餘病  
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懷

答吳明卿書

志道來具審動理佳豫治行廉明為世矜範且  
復貽以妙詩謬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  
特損資相餉紆意弥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雖  
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遙情相懽逾於面昵東  
方之言誠非虛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  
良談以慰傾渴元美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縫  
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為大噉山川伊阻是  
用痛脰書不具宣

與吳明卿

去月雖附書徃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為歎恨



俞允彞先生集卷之七十五  
所命詩序深媿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雅  
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冀答來旨辟  
猶蒙褐瓌琳器類殊別益復重傷其致耳昔宣  
尼不假蓋於子夏是不謬其所短也足下於僕  
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今  
接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為書郵當無金玉其音  
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衝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損答妙詩特以相况所  
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美  
良以媿懷未知何緣追逐高踪臨帟不覺神為  
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奇  
文幸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  
叢棘中出衣襦盡為胃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  
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末時



俞允彥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人精醫藥方嘗游此山頗為詩亡慮數千言至  
今猶傳寫之又善画自為圖四十幅用馬遠夏  
珪墨法今臨本亦殊絕也暇時當臨一二希奉  
觀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答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白著中朝而旁宣義  
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遊足使聞  
者稱美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為足下治具以究  
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觀光儀每以為恨頃元美還課辱  
手翰款然翁其虛襟汎如獎拔時雖榜人乘流  
迅邁俾高蹤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絕  
過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暫停憇  
而衰疾淹遲不果輒行以副此懷聊撰古詩一  
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參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 詔退自循省不覺汗  
流竊念朝廷初網亟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為甄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五 七  
求以某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贊皇  
弘化之略乃久自藏珍委而勿用時所歎譽咸  
謂迷邦是宜特為昭宣以答天旨如允文性姿  
庸陋藝術凡蕪名廁編戶之微身嬰沉痾之疾  
杜門屏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窳幼安  
之榻誠以息心沒齒靡敢外干矧今濟時賢充  
溢閭閻而獨垂情允文言之則有爽其實用之  
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  
宰寧不有損知人之指獲譴衆多不容於口伏

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  
白豕無復貽哂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答徐子與

去歲承手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期深  
用悚惕比辱遣書兼致腆贖念足下誠有切至  
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濁  
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  
寧能使時和穀熟別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  
為撰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萬斯義方之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缺  
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  
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某何以  
堪此惟足下才弘學贍雖當吏事之煩必有餘  
力以膺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  
尾而致千里也况復歌以嵩少之游豈不大快  
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懸薄也  
必俟暮春氣暄寒疾瘥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  
行并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觀顏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  
雨中發舟不勝悵恨比自秋冬又苦舊疾無緣  
遣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  
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為誄詞以答  
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荐  
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  
臨刑時不俟覆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寃徐少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  
傳鬻指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留泊臨  
淄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袖變略盡推之  
人理當復何言此元美兄弟並有書稽此隨馳  
上所須扁書并門帖子方疾燕財得書去人又  
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悉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忖過於所當且  
又盛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年鬱  
鬱有踰沉沉今乃驟發於公是雖抱疾弥年必

欲決力并奔以赴公之課知亦須令千載聞之  
以為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輒困躓此誠天窮  
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矢志即雲羅天  
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吳門必  
須一信當奉詣暫遣積意至願至願所賦隨欲  
附復恐有遺誤容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  
惟順時珍調為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貺下逮蓬茨雖復懸罄之室



榮光所浹頓使忘貧因語府庭展其惶欵以答  
所天不圖江海鴻流彌增深廣愍其垢穢轉與  
滌滌益賜燕閒浮觴接侍略去威重良誨繁加  
時惟許丞正頗重聽而次公仁篤特亮音垂迫  
聞夕罔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  
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  
不知何能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  
引退信宿冀復詣謝緣狹舸搖蕩涼雨滋浥舊  
疾載嬰便亟歸還仰惟事尊罪涉踈簡眇然翹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  
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憎惡不敢輒獻竊恐  
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舍弘  
必蒙刊定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希不勝屏營  
悚感之至

荅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膺月書具審佳勝并  
蒙惠藥物慰荷無量去歲春時辱以枸杞葡萄  
潞細為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与足下



會仙齋先生集卷之七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踰足  
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邪且又  
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  
為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絕有名跡必得大拜  
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爾罷去吳  
楚違遠已無有覲會之期盧次梗初聞自淞江  
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梗遂題其  
後以見薦好竟未得一面也徐子與方持父喪  
士之不遇良可歎恨于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  
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適心竊慕之且承來論  
因撰古詩二篇以通款曲尚候刊定足下可發  
視之寄去也所諭尊府司馬公親過強虜以當  
盛秋而復抑歇齟齬夫人之醜正言能非一世  
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  
寫洛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隨附信  
往諸惟自愛強立脩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茂實不



命何康先生集卷之七  
鮮方內舍私慚而還書累複溢於獎譽又兼貺  
醫林方書黃精珠墨絨履且竒方秘於鴻寶靈  
藥表於銅山信振衰延年食餌養體之所須也  
而絨履過於純絲非止飾足温煖抑以緻理若  
夫嫩烟紺黝凝華發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  
加發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葦山園冀申言  
侍無狀舊疾未便盡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遂  
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  
勝邑邑

答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貺蓬樞非望所圖慚幸交至輒遂  
忘其陋劣牽縈成詞蚩鄙百端點穢圖冊殊不  
足以知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為媿悚  
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興文緣  
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即欲詣  
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舩謹令家弟齎狀奉伸  
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僣窮居寡儔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復  
媿媿神魂鬱塞惟得足下一書輒欣喜尋玩累  
日亦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  
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橫變闔門驚惋不知  
足下何自為懷又聞足下義烈天譴即欲詣關  
通尺牘追緹縈之往躅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  
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  
歲中曰除肉刑之法蓋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  
陳迹曷可妄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痍淺而猜深  
其紛當未能即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柯  
條本雖僵仆遭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木之  
巨者其柯條必繁蔽翳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  
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  
絕其本恐今足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願  
足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面無期北望不勝邑  
邑

答沈克俞

所賦羅浮石硯比夜歸裝函視之光彩彫瑩如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涵若玄霧乍披  
林嶺遞出足令展竒思也昔張祐令南海得浮  
羅石筍遂自克歸今僕不踰戶庭忽蒙足下致  
此喜可言耶將贊稱為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  
素之園見足下雅懷耳先遣狀奉白方秋熾灼  
未緣過足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帑因事達之不復致思而遂  
辱見留昔曹君苗見陸士衡文輒云欲燒筆硯  
今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乎聊復別寫數帑  
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答程于行

承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  
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窓掇  
茗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  
矣弄孫之兆尚爾寂然且朱婚一旦夭折事事  
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罹此柰何柰何鳳洲  
伯仲文贊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序比未緣無時



餘暇遂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逋不負也信還附  
謝諸侯面不盡

又

承垂念佳惠時及感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  
至欲禱神益省情至但自有數為之柰何所委  
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  
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即初場  
已中二場以失表下年號貼出蓋決料才也見  
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便草草布謝小物將遠款

亮之

又

遠遠忽忽四霜歲月邁迫胤嗣蕭條此雖有數  
時使悵然辱厚情懸念遂煩玉趾往禱靈岳兼  
豪損貲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藉  
冲蔭即有能羅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  
之歡必佇相過耳玆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  
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輒勒狀奉謝不悉

又



命何原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  
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柰何當慎  
加調攝以存賢母存時之慈可耳道遠無能展  
私聊寄香帛見款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  
俱致元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羨發時令道謝意  
所往物乞捨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往唁不期春  
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  
曲笑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承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輒附語令殊  
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  
所至便搨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  
叅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委曲當已達  
籠禽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  
遠物固自珍之未審何日得共聆之解濶懷也  
羅山得數面不見間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  
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  
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惡草草具狀不能悉



又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慎良用於邑僕幸德庇近得一孫亦兩月哀類之幸聊足自慰賢即壯少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冲懷也誌文承論改定馬生遠竄難覓遂倩唐家勒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尔奄殂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副久不寄來當促之耳信便草草附布濶悰不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跋

題翁氏宗譜

翁文欽嘗乞余為宗譜序而文欽自少客游不復見大宗之譜自其先學士下至郡馬六世皆不詳其諱字官爵行實比文欽歿後數年而其兄德輝持譜欲余增書之余識德輝兄弟既久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德輝歸已餘二十年老矣文欽又歿德輝再至  
余感其兄弟之友愛而皆知重其本也乃復為  
綴記其後按學士公諱沱字子平號青山唐僖  
宗時以進士拜學士後以親老婦養于家惇行  
孝弟時都官負外郎李頻言公德于朝詔徵不  
就上甚嘉之所著有青山集都尉公諱炳字光  
遠光啓二年擒黃巢有功封都尉京兆公諱應  
弼字朝佑宋淳祐中登進士授徽州績谿令歷  
官御史京兆尹翰林學士脩玉牒轉工部侍郎  
贈善慶靈公賜紫絲網袋盛誥勅祠加以銀錦  
仍令太常寺立像命配本府烏龍廟參軍公諱  
省字日新宋寶祐四年登進士授饒州貴池令  
遷本府同知歷湖州司理參軍郡馬公諱鵬字  
萬里為郡馬夫自學士至郡馬凡六世今考應  
弼父諱登以子貴贈正惠昭德公立像下梅菴  
而此譜失載不知何也余并為增書之俾合大  
宗之譜而輝之後世亦皆有所考也

題職貢獅子圖後



此職貢獅子圖也唐閻立本實為之宋宣和中嘗秘之內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太宗珍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觀而張九齡等咸為之贊立本時以圖画見知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功臣圖與春苑池異鳥圖當時以為絕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齡等賦贊一時為之偶未著耳今觀其所圖獅猛異狀雄詭俊特真能肉視犀象孩撫熊羆有非它獸可以至其歛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並馳又若有依仁率舞之態按之賦贊所稱往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夫太宗弱冠而起義兵定天下未三十而即帝位智廟勅敵威懾黠夷自謂其功頗有加于三代撥亂之主此特令臣工侈其事以矜遠人然方諸旅葵之訓豈無慚德于此亦有以見貞觀之治而君臣之相與者如斯而已

題沈周雞雉圖後

昔五代梅行思善画雞世遂號為梅家雞而周



此圖所画雞雖能各極生態假令在當時亦豈  
後於行思哉此圖出於王府博家而魏子購得  
之珍於金玉携以相示余以雞特常畜一點染  
於毫端便使人嗜玩之不已其神妙真有出於  
形似之外者因留几間數日題其後而歸之而  
知尤物之能移人也

題麻姑仙壇刺

顏魯公麻姑山仙壇記有大楷碑在宋時已經  
火不存今此小楷或云非魯公書然觀其楷法  
精巖勁拔非魯公不能豈以公平生無它細書  
耶意此書執筆甚堅故能委曲盡勢學者須以  
此為法也近此碑後有西裂文亦漫漶不鮮此  
獨完好當是前代榻本

題松雪書

余嗜松雪書不減林野而此書爛漫信筆兼多  
奇語精佳且雜卉小幅尤得象外之趣可稱三  
絕真能使人意移而增嗜也林壑比來書甚佳  
知其多出於此當為改觀以俟



題大叅永嘉王公所藏趙子昂書大洞經  
後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摺拾叅同契黃  
庭內外景諸經為之托之降神欲以取信然其  
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壙之表故每喜誦  
之時撰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叅永嘉王公遣  
亦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  
內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整潔豈亦美其文  
邪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  
疑其為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秘籍受命兢  
悚仍加歎慕固以局狹罔覲幽溪獨塵恩篇題  
以為幸耳

題海天落照圖

唐李將軍父子畫世不多有王大理元美遺示  
仇實夫所為湯氏摹昭道海天落照圖特為奇  
絕若其晴蛟蒸雲不能彌天而恠氣曛黃悲變  
初色海島漁澗村榭晶熒叅差縷分如出幻景  
措意著色尤非平時落照可以令摹本若此不



俞伯巖先生集卷之七十四  
知昭道之蹟又當何如耶昭道本已入內府經  
煨燼矣則此本宜為人間所寶輒綴書其後云  
題趙伯駒畫陶靖節歸去來辭圖趙承旨  
書詞真蹟  
昔人謂趙伯駒畫人物精神清潤觀此圖雖無  
款署知當為伯駒筆也况其詞又承旨晚年之  
書最為精絕元美大理得之張幼于既自題其  
後復俾余鑒定知其愛翫之無已也

題文待詔玄墓四游圖

玄墓者昔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中初泰  
玄為人仁恕德感鳥獸莖日有羣燕數千啣土  
冢上時人異之遂以郁名命其山其山巖巒迴  
複翠竹蒼松蒨蔚嵐霧白挹太湖又遠離城市  
有與絕之勝余嘗至光福云有山徑可數里抵  
玄墓時雨氣昏甚不果往遂出帑山至銅阮而  
還今觀文太史所為與陸儀部畫四游小幅益  
知其勝非它山可比悔當時之不能往也為題  
曰絕遙紀其勝云



題褚摹蘭亭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收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及殆即黃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得之仍詳訂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未備云

題元人臨聖教序

唐太宗貞觀中購求羲之真書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帑草書二千帑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勘定真偽殆盡民間所有故此序懷仁集羲之行書刻石悉其裒集之富大小相類若出一時之書簡珠良玉無俟旁求卒能致美時褚河南亦有臨本今此書結構圓熟鮮失矩度誠可云功深力到者長興姚知道出以相示因識之

書王青州元美白蓮圖社後

遠公初從佛馱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



會仲山先生集卷之七  
惠持高僧慧永朝賢隱士一百二十三人鑿山  
為銘誓生淨土劉遺民為之著文此特稱十八  
賢者蓋擇其最賢者入社耳然考其時同誓有  
關公則者歿後友人於東京白馬寺為公則追  
忌是夕林殿皆作金色聞空中有聲曰我關公  
則也向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果矣故來相  
報佛氏以靈悟為最上乘就其眾中如公則最  
為靈悟友道林虞孝敬並有贊文而十八賢乃  
不稱公則何也王青州元美以蓮社圖屬書宋

李元中所為圖記輒附記以闕其疑

題王右軍草書要領

草書要領晉右將軍王羲之家藏本其法有旁  
截類聚奇字怪字真同草異真異草同疑似變  
化加字易字五集唐天寶十一年虞世南歐陽  
詢姚思廉薛元敬蔡允恭張旭臨寫補缺張彖  
郭子儀薛收顏真卿填楷李白替楷廣德三年  
懷素重補迨宋紹興中又令蔡卞臨補宋友仁  
補楷摹刻祕閣今觀其書多醜惡此又後世傳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四  
刻失真至此也嘉靖四十有五年六月廿七日  
觀

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山有隱君子俞仲蔚  
卒其子伯安即以次月廿九日壬申寔於祖塋  
之昭位以君之不遇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為  
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為之狀嗚呼予  
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  
文仲蔚其字也世為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  
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  
繼丁內外艱復除湖州泉州二郡所至以平恕



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鬱鬱不得志以疾卒於  
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夫  
人輿櫬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為之  
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立而君祖妣陸  
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上侍兩大人  
外持門戶內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子矣君稍長  
即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唯喜讀古文辭  
及臨摹法書作為歌詩極力模擬古人動以晉  
魏為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即為人

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  
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浙由即署左  
遷頗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目之君  
柳儀部之稱毛穎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章公  
袞補郡庠弟子負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經  
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  
讀春秋然時業俳偶割裂之習君素厭苦之數  
欲褫衣冠焚書冊浮游塵壒之外黃夫人力禁  
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獎掖



後進有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鶯飛過山庭  
暮欲語不語顏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  
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達曙同里  
張通叅石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  
借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文  
亟加許重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坦劉  
公箬溪顧公皆海內搢紳冠冕一見君即重其  
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為上  
客由是諸公互為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

靖丁未督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吳君決意求  
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  
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  
辭歸益閉戶讀書肆力古學或摸搨古書刻暇  
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娛所養益純所造益遠就  
之者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  
王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闕俯視一世獨折  
節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氣  
節相砥礪世稱為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



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興徐公中行往來  
吳門必迂駕就君戀戀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  
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部及守土  
諸公與達官貴人之道崑者往往禮君之廬寄  
以布素之意而君愈以謙虛恬靖自牧終歲不  
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  
楚藩以脩書聘郡侯以脩志聘皆以疾辭不就  
晚節詞翰並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  
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搦思率

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悞往往夜  
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邁一疾不起矣君貌  
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  
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  
和不徇人貞不絕物周水却胤昌良以為然君  
性孝友痛廷評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  
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  
無異己出所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薦於倫  
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豈不



欲得賢者而用之願令所用士率以科目重而  
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即往往棄去不惜雖  
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  
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  
取科名紆朱紫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  
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為  
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  
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  
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即伯安娶周氏女四

人長適庠生朱懋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紹

臯孫男一

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婚朱皆

先君率君少而孤長而窮有男而瞽有女而霜  
有孫而弟皆人所弗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  
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  
委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于天道也  
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雖有素輒撫其行事  
之畧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  
仲蔚託不朽云



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陞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疏

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明故處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  
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  
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  
大歸視其緝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  
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氣習先生耳  
為狀子氣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后不佞  
唯唯願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  
世崑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璋始顯重由



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散署邑邑不  
得志病卒是時先生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  
能上奉祖母陸與母黃養莊事兄允并而撫弟  
允濟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  
經生業頗好為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  
五而為馬鞍山賦按別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  
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  
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  
推先生為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

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  
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  
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  
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  
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緝緝洗而助  
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日不能三食乎則  
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爰飯少  
慕菜佐之若梁肉矣先生蓋刻精於學所造五  
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



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  
所遶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拙之  
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藁出入褚  
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  
以方韓蔡茂如矣先生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賦  
類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轡給稍  
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  
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  
客去亦無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神交者

編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  
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  
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它嗜願嗜奇不食酒  
頗耐食甘間於島渚間淘一拳石市甘果袖而  
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  
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  
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  
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邵  
君玉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



生文以為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  
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  
參政王君粹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為成一編書  
而已崑今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達右  
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  
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微君真先生  
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  
祀於學宮先生以正德癸酉六月十七日卒  
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

九萬女子一伯安以贅癯然有志行娶周氏女  
四婿為邑諸生朱懋承徐世昌周化成顧紹臯  
懋承早卒孫一尚多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  
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  
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  
余未有慮也伯玉撫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  
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嗟乎士為束髮不能通  
一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也即其  
著者孫觥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



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  
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僊矣名者九之實者一  
之夫以仲蔚之室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托  
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  
不棄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  
冠也予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  
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予鱗而其於古也行  
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  
為侏儻吊詭者哉故宜銘

銘曰葬而卜得繇吉曰遯之賁是為霧豹文明  
以止於戲其文苑而逸民者邪有晏靖節其人  
者邪

嘉議大夫南京太理寺卿友人王世貞撰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約而善病交於世懋兄弟最深也世懋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翛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樓居則益辦而內闔不聞人聲間具而飾客醕糲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亡子之兄實銘之母



歿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塙也敢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柰何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泣而拜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盲而忘先君子之交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重九範公而貢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許字先君子十九歲而始歸也蓋吾母歸而王父大理公已歿吾母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大理公歿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匱食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為諸生文大有聲轍棄之去力為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是不踰閩而晚節名益重履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踰播紳卒不降志以歿則吾母之為助多也又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悉之獨數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旨百計活之



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身所為戚也先  
 君子歿而見孤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母  
 所為重戚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  
 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婚娶  
 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孫女各一今為女孫二  
 也世懋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為之言曰  
 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偕隱也  
 碩人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伯安即旨而甚才  
 不為無子世比于老萊黔婁之婦是足銘也其

辭曰夾潮而墟隱士歲兮不祿不爵道文明兮  
 不賤不闕澤彌長兮碩人祔之永有慶兮伯鸞  
 之家偕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兮

前進士陝西提學按察司副使瑯琊王世懋撰



俞先生集後語

俞仲蔚先生以詞賦起嘉隆間海

內學士人人慕說仲蔚矣噫嘻仲

蔚生有季布之聲瑯琊公為之曹

丘沒有夷齊之名瑯琊公為之仲尼

仲蔚集行矣為漢為魏晉為唐名

家可手而鏡也厥嗣則又以後語相



屬文柱奚言哉蓋里之誦仲蔚者  
三迤其家常辟立寔矣乃言若是  
斐豐也不可謂不富身無寸綬之懸  
阨矣監司守令軒車造門不可謂  
不達一子痛於疾廢矣雅克孝於  
家澤於行誼直指使者觀風而表  
其閭不可謂後之人不賢彼信我誦  
彼晦我昭古之君子皆然何獨憾于  
今文柱於俞氏矣世為通好而仲蔚  
則父友不敢不謂相習敬書所見以  
補序誌之遺如此吳郡張文柱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歛郡程于行氏為捐橐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扃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八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  
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  
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  
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  
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  
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  
人之業蓬蠶起漂涌然大氏出於搢  
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徃々十

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  
菹褐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  
故飢寒憔悴頽首而從干謁其於  
詞特椎剽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  
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馮  
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  
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  
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八 後序  
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  
夸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  
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廼俞先生  
跡不能一塵之外游不能千里之  
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  
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  
生聊一應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儼  
巧機辨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

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願以是得顯  
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  
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  
于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奧  
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  
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升論聖俞  
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  
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矧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者也其褒然為當世布衣之傑復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

然能亟圖其親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求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



馬

萬曆癸未夏六月丙辰武陵顧紹  
芳序

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  
謁鴻生其行誼之高蓋未有俞先  
生者乃息游崑山以禽鳥納交焉  
先生一見驩若平生久之遂成莫  
逆先生甘貧學古託疾離俗高卧  
一榻不競於世吟詠自適積有篇  
章余取其稿屬友人汪禹又欲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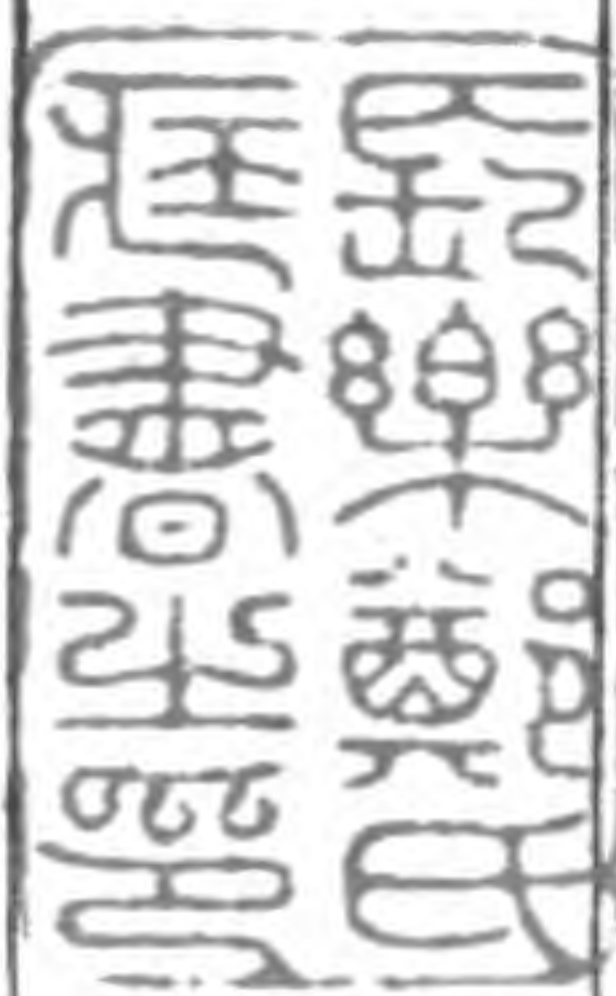


而刻之既見王先生元美已為選  
刻此念遂心萬曆庚辰先生病且  
死憾未與余永訣訃至余哭于予  
家復走哭于墓歎以善壤遷其窆  
子景平以先生命不欲改也己而  
郡丞劉公欲全梓其詩文適去任  
弗克余曰此先生之靈俾余得償  
夙心乃收其全稿歸校梓于西野

書屋集凡廿四卷王先生復序于  
首其行狀志銘傳表咸附集後先  
生人品之高詩文之粹則載在諸  
公文中余何敢贅第述其生平之  
與余交者如此  
萬曆壬午春友人程善定書



黃鎮刻





國

川圖  
藏書

今作...  
...  
...



